

第十一回 幸小姐借溫存巧弄機關 廉解元因漫罵暗遭哄騙

詞云：

雙粉黛，兩娥眉，各自裝成知是誰。帳裡鴛鴦疑有分，夢中雲雨實無為。

又云：

遭斥妒，逞才驕，聲氣從來兩不調。只道無媒遭葬送，誰知有路接扶搖。

右調《雙聲子》

話說廉清在玉泉山作寓，便日日帶了一個家人去瀏覽那些幽燕山水，與名人勝跡的所在。先前還無人曉得，到了後來，人見他翩翩年少，氣概凌雲，又訪問知是湖廣孝感縣新科解元廉清。一時傳開，就有好名之士皆來與他結交。廉清不拒不迫，一一款接。到了縱酒論文，娓娓不休，人皆悅服。

雖聲氣中品正文人往來不少，也驚動了一班附名之人，也朝夕往來。內中有一個多財秀才，姓錢，名萬選，家中富豪無比，不去享他自有之福，偏要在文人名士中討苦吃。他吃了苦，卻欣欣然，只道是甜。這些文人名士因為他肯趨承撒漫，便假眼瞎贊揚他幾句，讓他喬裝做文人體面。這錢萬選外面雖然體面，卻自知胸中無物，恐人不服，只得又暗暗求人代做了許多詩詞文字，刊刻了送人，以博美名。

聽見廉清年少多才又是解元，便私心竊慕，就來拜望。廉清知是朋友，也說答拜過。錢萬選就下帖請酒，又邀了三四個舉人相陪。廉清不知深淺，因而赴飲。飲酒中間見眾舉人皆稱舉錢萬選以為名士；又見錢萬選高談闊論，全無忌憚，竟以名士自居。及聽其所談，又皆盜襲老生腐儒之皮毛，並無一字可入於耳。心甚薄之。欲要捨之而去，又恐當面失人。因留心要試他一試。

飲到半酣之際，廉清因問錢萬選道：「小弟遠人，不識京師古蹟出處，竊有一事，要請教錢兄。不知可否？」錢萬選見廉清請教於他，快不可言。因答道：「不知何事，倘老馬有知，自當報命。」廉清道：「久聞得這一邊有一地，名種玉田，不知其名起於何人，如今此田還能種玉麼？錢兄見聞廣博，又且世居於此，必知其詳。幸不吝見教。」錢萬選聽了，哪裡知些影響，又不好竟回，只得佯笑說道：「天下古蹟，盡有負虛名而無實據者。廉兄不可泥虛名，而認為實事。凡田皆土也，只可播植五穀，又非昆崗，焉能種玉。田名種玉者，不過因其腴，而加以美名耳。若田果能種玉，則又能種金種銀矣。」廉清聽了大笑道：「錢兄快論，足可破古人之荒唐。卻喜古人無知死矣。若使古人有知於地下，則又未免要笑錢兄之荒唐矣。還有一說，天下事盡虛而無實，則錢兄萬選之青錢，將無未經一選乎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，將手一拱道：「承教，承教。」竟起身出門而去。

錢萬選安對了幾句，正以為遮飾得妙，欣欣得意，不期反被廉清這一掃，只掃得面皮紅漲，沒個地縫可鑽，氣得癡呆了。坐在椅子上竟象死人一般，半聲不做。

轉是同席的三四個舉人看不過，只得代他說兩句不平的言語道：「這廉友忒也放肆。這種玉田雖是錢兄不曾詳考，一時對差了，也是論古之常，不為大過。怎麼就裝出這般腔調來，殊可笑也。」又有一個說道：「他一個湖廣遠方人，雖說中了解元，不過只是一個同袍，未為大貴。錢兄亦湟簧官俊士，相去不過一間，今日做主相延者，蓋欲廣聲氣耳，未必便不如他，未必就有所求，如何竟放肆若此。若再中了進士，豈不連同袍也要欺侮了？不獨可笑，又殊可惱。」又有一個說道：「古人原有言，少年登科，大不幸也。諸兄莫要怪他，他總是少年登科，不知世事，故此狂為。此取禍之道也。」

錢萬選又羞又氣，呆了半晌，聽見眾人數說廉清許多不是，方才轉過氣來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我錢萬選從未為人所辱，怎今日好意請這小畜生，反受他一肚皮惡氣？就明與他做一個對頭，我也不怕他，他也無法奈何我。」內中有一個舉人說道：「錢兄要與他做對頭，這對頭不消明做，只消暗暗的算計他，就夠他受用了。」錢萬選忙問道：「怎生暗做？」那舉人道：「餘且慢算，為今之計，且先算計他不中進士，便是第一著。」錢萬選道：「他的進士中與不中，自在主司，我們如何能夠算計他？」那舉人道：「只算計他個不入場，便無場外的進士了。」錢萬選道：「他從湖廣數千里路遠遠到此，如何肯不入場？」那舉人笑一笑，因附著錢萬選耳朵說道：「只消如此如此，便自不能入場矣。」錢萬選聽了，連連稱妙，又一時歡喜起來，復與眾人暢飲而散。正是：

自家不怪學無真，搶白將來只惱人。

惱到惱羞成怒處，便將毒計害其身。

卻說三四個舉人受了錢萬選之托，欲要借酒哄騙廉清不入場，便取了錢萬選的使用，遂輪請廉清，欲要混做相知，便好下手。

一日，大家吃到半酣之際，因問廉清道：「前日年兄所問的種玉田，小弟們亦係遠人，俱作不知，望乞見教。」廉清笑道：「這也不是什麼隱秘之事。凡廣輿之書，皆載於上。這種玉田地方，有一人叫做雍伯，常作義漿，以施捨路之饑渴者。力行了三年，全不怠惰。忽一日逢了一個異人，親授二石子與雍伯道：『種此可成美玉，美玉種成，當得美婦。』雍伯信之，因種在田中。此時雍伯尚未娶，聞知徐家有女甚美，欲求為婦，徐氏知雍伯素貧，因難他道：『若要成婚，除非有白璧一雙，方才許婚。』雍伯想起異人授石種玉之言，遂走到田中種玉之處，輕輕掘起，果得白璧一雙，遂聘徐氏。此千古結婚之美名。錢萬選強不知以為知，豈不可笑？」眾舉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小弟實也不知，敬服，敬服。」遂又細細報知錢萬選。錢萬選一發懷恨不題。

卻說幸小姐為毛羽招婚之事，因與秋萼細細商量，知道逃歸不可，便安心應允，待成親再處。故毛羽再說及親事，幸小姐便不推辭。毛羽甚喜。

次年幸小姐年已十六，小燕年已十七，可以成親，便與夫人商議，著人選了二月十五黃道吉日，打點做親。不多日，諸禮齊備。到了正日，早已華堂結彩，鼓樂喧天，十分熱鬧。將到傍晚，裡面打發丫鬟送出華巾闊服。秋萼與小姐打扮起來，真個風流年少。打扮一完，說是僮相樂人來迎請新郎到廳。毛羽同夫人已戴著烏紗鳳冠，俱穿著大紅吉服，齊立廳中受拜。不一時丫鬟又簇擁著小燕小姐出來，先與幸公子同拜了天地，其次拜了岳父岳母，然後夫妻交拜。

拜完，侍女就著小姐與幸公子同送入洞房，共飲合歡筵席。二人坐定，侍女遂將小燕蓋頭除去，兩人對面一看，妳愛我是玉人，我愛妳是仙女。幸小姐心下還明知是虛喜，毛小姐哪裡知道是虛，只認做是真真嫁了這等一個美丈夫。心中歡喜，但見那

不好開口。

原是幸小姐先開口說道：「小姐好佳作耶。前日我小弟初到於此，但聞小姐的芳名，卻未睹小姐的嬌面。因岳父苦索題詩，一時不知深淺，故妄以『桃』『杏』相猜。今日親睹玉容，方知牡丹尚當遜席，何有於『桃』『杏』，比擬失倫。怪不得小姐一筆將『桃』『杏』抹過，而不許問，弟知罪矣。但蒙小姐所許『並蒂』『同開』，不知此時之際，可算得『並蒂』，可算得『同開』？乞小姐教之。」

毛小姐聽了，初但微笑含羞不答，及幸小姐再三致問，方低低答道：「賤妾蒲柳之姿，蒙君子疑『桃』猜『杏』，妾愧推譽過情，故倩『東君莫問』，非輕薄『桃』『杏』，而戒『東君莫問』也。至於『並蒂』不『並蒂』，『同開』不『同開』，當問君子，賤妾不知也。」幸小姐因笑道：「此二事若要問弟，今已得親近小姐於花燭之下，可謂『並蒂』矣。至於『同開』，……」幸小姐說到此，便縮住口，笑而不言。

毛小姐見了，不勝驚訝道：「郎君不言，自是不願『同開』了？」幸小姐道：「既已『並蒂』焉有不願『同開』之理。但恐春風尚有待耳。」毛小姐道：「不知是花待春風，還是春風待花？」二人俱說得笑將起來。此時眾侍女俱在旁伺候，見新人與新郎說說笑笑，漸有入港之意，便湊趣撤去酒席，請二人到牀上去坐，然後掩上房門，一齊退出。

幸小姐見侍妾們出去了，便放下牀前的帷幔，親自與毛小姐輕鬆繡帶，緩脫羅衣。毛小姐見幸公子百般款款，千種溫存，便也不十分作嬌羞之態，逆他之意，就趁他解衣之時，連著小衣，鑽入鴛衾之內，還只疑新郎定然用強來褪。不期新郎自入被時，卻也只穿著小衣不脫，不知何意，只得側轉身子朝著裡睡。

幸小姐見了，忙用左手伸入毛小姐肩窩之下，將她頸項扳回，貼著胸肉，卻用右手在她肌膚之上細細撫摩，直撫得毛小姐渾身蘇麻麻，聲也不敢做。心下只認做君子夫妻，是這等斯文，少不得慢慢侵犯將來。不期幸小姐此時已因微飲了兩杯，撫摩了一會竟鼾鼾的睡了。

毛小姐見新郎睡去，因暗想道：「吾聞夫妻合巹，未免為雲為雨。新郎為何竟而貪眠？若說他少年不解，卻又憐香惜玉，煞有深情；若說他司空見慣，為何又這等謙謙君子；若說他臉嫩怕羞，我看他方才解帶寬裳，卻又不似怕羞模樣。」一時千思萬想，再睡不著。要轉轉身，卻又一個身子被新郎緊緊勾住，兩隻膀又被新郎緊緊壓住，上身是肉貼肉，下身只隔著兩件小衣，念頭略一動，微微的香汗如珠，卻又不好推他，只得耐著性兒等他醒來。耐了半晌，便耐不定，偶將身子略側了一側，不期早已驚醒了新郎。

幸小姐醒將轉來，見壓緊了毛小姐，毛小姐竟未睡著，十分沒趣，因笑謝道：「小弟為酒所困，不覺夢入陽台，得罪小姐。小姐得無笑襄王辜負雲雨乎？」毛小姐也笑說道：「襄王已入陽台，未免作雲雨之夢，卻又夢入陽台。由此看來，則陽台只供人作夢了。」幸小姐聽了，因笑一笑，連忙捧定小姐的香腮低低說道：「襄王不是無夢，蓋有一段隱情，不可告人。故先說個『春風』『有待』耳。望小姐憐而成全之。」毛小姐道：「郎君既有隱情，又要妾成全，何不明白告妾，共作商量。」

幸小姐因說道：「不瞞小姐說，我之避居於此者，原因家母以不悅意之婚相強，故行權辭之耳。若論行權避地，不遵母命，已非孝子。然而婚姻大事，不願妄配匪人，猶可諒也。若像今日自擇好逑，竟不告而娶，非是為子者，只知有婚姻，不知有父母矣，罪不重於山丘乎？昨蒙岳父美意，若論父母之命，本當不從。而弟甘犯不孝之罪以從者，恐失小姐之窈窕賢淑耳。今已冒罪成婚，若再貪琴瑟之樂，竟效于飛，則是置父母為贅疵矣，豈孝子之所為。我不得為孝子，則將累小姐不得為孝媳矣。其失豈淺鮮哉。故我今夕欲求小姐念夫妻之情，天長地久，不在一時，且暫耐須臾，容歸告父母，然後朝暮樂於陽台，未為晚也。庶可於不孝之中尚留孝之一線。不知小姐肯念我之隱情而相憐慨允否？」

毛小姐道：「原來郎君有此隱情，妾與郎君既已許結同心，則郎君之隱情，即妾之隱情，有何不念？但妾念郎君，郎君也須念妾。」幸小姐聽了大喜道：「小姐念我全我之孝，我念小姐，包管小姐終身之榮。如不相念，有如浩日。」二人說得合心，便在被窩中別是歡愛，方才睡去。正是：

鴛鳥但容交頸睡，花枝只可並肩看。

巫山巫峽閒雲雨，未經輕貪一晌歡。

到了天明起來，兩人相視而笑。大家梳洗畢，便同出房，拜謝丈人、丈母。拜完，復歸到房中說說笑笑，十分親愛。旁人看見，決不道她尚未破瓜。幸小姐演了一會，便走到書房中來，與秋萼說道：「被窩之計，說倒說通了，但不知幾時方能回去。」秋萼道：「為許她回去成親，則毛小姐自然要幫著小姐求她父母了。當初是一個人求，如今是兩人求。定然有個還鄉的時候了。小姐不消著急，只要好好安慰毛小姐為妙。」幸小姐道：「妳說得是。」遂朝夕溫溫存存，與毛小姐在閨中玩耍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廉清被三四個同袍終日你請我邀，日夜在醉鄉，不知不覺早到了二月初八。廉清正打點入城進場，不期三四個舉人，又攜了佳餚美酒到廉清下處來說道：「進城尚早，城裡小，下處人多鬧吵，未免等得心焦，我們且在此暢飲一巡，待到傍晚，大家同去也不遲。」廉清見他們也要進場的，只得同飲。

不期有心算計無心，便你猜我豁，這個輸了，那個又來，說得有興，笑得有趣，廉清是個豪爽之人，被他們甜言蜜語說得快活，酒到就乾，直吃得如舉吏部一般，竟醉倒玉缸，連人事俱不知矣。眾人見他醉倒，欣欣得計，便一齊撤下他，進城入場去了。

原來這幾個舉人的家人也將廉家的家人灌醉，只有一個老家人吃得不多，醒來見廉清醉倒，見天色已晚，又見眾人不顧而去，心下著急。再三嚷叫，只叫不醒，只得走近身邊推亂叫道：「相公，不好了，天色已晚，城門已關了。相公已入不得場了，這怎麼處。」

廉清雖在醉夢中，卻喜得心還明白，聽見家人叫喚，著了一急，連忙掙醒問道：「他們可曾去麼？」家人道：「他們只顧自己，見相公醉倒，都大笑入城去了。」廉清又急問道：「此時是什麼時候了？」家人道：「將要起更了。」廉清聽了大怒道：「原來這幾個畜生，是捉弄害我，誤我大事！」此時酒都急醒，想了一會道：「你快隨我來，去叫開城門。」家人只得將場中所用之物帶在身邊。二人趕到城下，城門已是關得鐵桶相似，有無數軍兵提鈴喝號的把守。廉清也是沒法，家人說道：「這城門比不得我孝感縣的城門，人是三更半夜一叫即開。這是京城。多少軍兵把守，如何叫得。相公只好回去吧。」廉清也沒奈何，只得歎氣，恨恨欲回原路。

忽見前面一陣燈籠火把，一如白晝而來。廉清遠遠望去，見寫著「察院」二字，心中大喜，連忙對家人說道：「這官府必定進城，你便回去吧。」便在家人手中接過場中所用之物，藏在身邊，即悄悄躲在人家簷前黑處。

不一時官府轎子過去，廉清乘空跟在轎後，隨著衙役一齊走到城下。守城軍卒即便開門，轎子進了城門，廉清混在衙役中，

而入。守門人見了廉清，只認做是門子，便不查問；衙役也不曉得背後有人跟來。家人見廉解元進了城，滿心歡喜，自回去了。廉清入了城中，心才放下。早見六街三市，尚點著燈火做買賣，便問明了貢院的所在，遂一逕而來，有分教：

空加上駑馬之鞭，縛不住鯤鵬之翅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麟兒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